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70n1391

西巖了慧禪師語錄

(門人侍者)修義・景元・宗清・

繼熏・宗應 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391-A
  - 西巖和尚語錄目次
  - 西巖和尚住平江府定慧禪寺語錄
  - 溫州鴈山能仁禪寺語錄
  - 江州東林禪寺語錄
  - 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語錄
  - 瑞巖山開善禪寺語錄
  - 法語
    - 示惠上人
    - 示周道士
    - 示許居士(善別寶)
    - 日本證上人以斷橋法語求印證
    - 示鑑上人(自徑山來)
  - 跋語
    - 劉朔齋為傳侍者書(白楊順語龍門三自省語)
    - 琮率庵悼頌軸
    - 書怪石頌軸後
    - 書竹溪頌軸後
    - 書浮月頌軸後
    - 書徑山圓照所書白楊和尚示眾語後
    - 永嘉彬上人寫華嚴經請書其後
    - 遯庵與朋首座書祝與妙喜造塔
    - 止翁語錄後
    - 為應上人書圓照和尚語錄後
    - 玉維那所書圓照和尚語後
    - 簡書記所書圓照和尚語後
    - 石橋寫圓悟心要
    - 大慧與杼山居士書
    - 石橋和尚試新筆寫滕王閣記石溪和尚書風幡話頌
  - 偈頌
    - 禪會圖黃檗掌沙彌
    - 趙州接趙王

- 國一見代宗來起立
- 中原之寶
- 文宗嗜蛤蜊
- 李習之見藥山
- 韓文公見大顛
- 龐居士見馬祖
- 丹霞見靈照
- 捧佛安名
- 說無生話
- 女子看日
- 龐大倚鋤而化
- 重畫知識壁
- 鴈山出隊上陳侍郎
- 古帆
- 雪庭
- 自省
- 閑田
- 聞叟
- 一翁
- 斷橋
- 西窓
- 松坡
- 病翁
- 石室
- 別川道士
- 送徹上人歸蓬州
- 閬州權兄歸住錦屏
- 堅上人歸成都(自平江來)
- 送人歸昌州
- 送人歸湖南
- 送僧之江西
- 送人之岳山
- 送奎上人往中川(在鴈山)
- 送李道士歸東湖
- 送性侍者之冷泉(長靈和尚小師)
- 送日本俊上人
- 瑞上人血書蓮經報親
- 趙山臺蓮花方丈

- 黃梅一會(新建栽松採樵局扁)
- 靈江
- 木翁
- 鳴鴈松林接待
- 寄樂山居士(舊為書雪寄鰲店接待一扁)
- 奉化亭山廟接待
- 聞父訃(二)
- 悼虎丘枯椿和尚(骨撒金山江中)
- 悼滅翁
- 謝萬年淮海寄擬為上堂
- 寓北山小閣因事偶作

◦ 贊佛祖

- 出山相
- 達磨(踏蘆)
- 觀音(躡蓮書觀經當衣文)
- 常思惟(坐吉祥草)
- 海眼光(海中有一龍擎頭)
- 又(抱膝坐巖淨瓶有柳)
- 又(提籃)
- 文殊為龍女說法(坐獅子)
- 普賢出山相(看經)
- 布袋(半身仰視橫杖)
- 又(指空中佛)
- 又(挑布袋回頭)
- 又(回頭拽布袋)
- 布袋
- 三教
- 維摩
- 須菩提(倚丈看經)
- 馬郎婦(手執蓮經)
- 為超塵居士贊
- 觀音坐巖中并十六羅漢(有水)
- 豐干閭丘虎
- 寒拾(作一團眠地有苕帚)
- 拾得磨墨寒山題巖
- 寒山(題崖)　拾得(磨墨)
- 磨鍼羅漢
- 洗鉢羅漢

- 善財(持荷葉)
- 四睡(二)
- 朝陽穿破衲(破衲横肩作穿針勢)
- 對月了殘經(開卷掩面)
- 又
- 猪頭和尚
- 又(柳樹下放猪頭在地手把扇子)
- 又(扇置地)
- 言法華(以手書空)
- 鷄骨和尚(把數珠)
- 政黄牛
- 普化
- 蜆子和尚
- 又(枯樹下)
- 鄧隱峰(擲錫一人在旁仰視笑)
- 五祖送六祖渡江并船子接夾山
- 五祖栽松六祖擔柴
- 五祖栽松　六祖賣柴
- 船子夾山
- 謝三郎(無船脇橈合掌立)
- 又(舟中把釣)
- 普化泉大道
- 靈照女
- 四宗風(政黄牛船子)　(泉大道繫虵嚴陽尊者虎)
- 四宗風(趙州指牛跡平田婆子)　(政黄牛圖澤)
- 五祖再來
- 六祖
- 百丈
- 臨濟
- 雪峰
- 巖頭
- 欽山
- 大慧宏智揖讓圖(側有交椅)
- 福源鐵翁律師像(吉祥嗣法大宗師請)
- 佛鑑和尚(為源靈叟贊)
- 東山和尚(前清凉)
- 捨錢建閣深都寺(寫師像并自真同憩松下乞贊)

◦ 自贊

        - 小師智潮請
        - 小師智廣請
        - 行堂請
        - 山行(携竹杖)
        - 靈峰雪崖長老請
        - 僊巖海山長老請
    - 小佛事
        - 祥知庫下火
        - 德元街坊入塔
        - 淨日行者入骨
        - 靜上人下火
        - 儀上人入塔
        - 覺上人起骨(外國人)
        - 城上人入骨
        - 震上人入骨(患癩死)
        - 為曇藥王起棺
        - 紹知庫下火
        - 純寮元入塔
        - 慶上人入塔
        - 聖僧侍者下火
        - 默宣上人下火
        - 涓直歲下火(十月初三)
        - 聞典座
    - No．1391-B 行狀
    - No．1391-C
    - No．1391-D 日本國丞相藤原公捨經記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1391-A

圓照滅却破沙盆，　西巖傑出真跨竈。其五會提唱，皆手自刪定，無可投者。所謂超宗逸格，截鐵斬釘，瞎衲僧正眼底句，更在此錄之外，覽者切忌蹉過。余與巖相知最深，政欲以語累巖，而巖先以累余，悲夫！

景定癸亥中春，　住育王淮海　（元肇）　敬書。

西巖和尚語錄目次

序
卷上
平江府定慧禪寺語錄
溫州鴈山能仁禪寺語錄
江州東林禪寺語錄
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語錄
瑞巖山開善禪寺語錄
卷下
法語
跋語
偈頌
贊佛祖
自贊
小佛事
行狀
跋

No. 1391
西巖和尚語錄卷上

西巖和尚住平江府定慧禪寺語錄

門人　修義　等編

拈衣守定雞足山，奔走黃梅山。都來一點不相干，何故虎體元斑。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藝向爐中，恭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　判府大學尚書暨闔郡尊

官增崇祿筭。又拈香云：此一瓣香，既是官貨，不敢私商，爇向爐中，奉為　見住徑山佛鑑禪師大和尚，用酬　法乳。
浴佛，上堂。投胎不著，一錯百錯，周行七步惹塵埃，直至如今抖不落。抖不落，定慧只得將錯就錯，拈起三文無柄杓。(卓主丈一下)下座。中秋，謝職事，上堂。(拈主丈，顧視云：)物見主，眼卓竪，此是吾家修月斧，須憑眾力共提持，無圓缺處重修補。大眾！既是無圓缺，又修補箇什麼？若也會得，(卓一下)只今斧柄生花；苟或不然，(靠主丈)且聽爛如泥土。上堂。舉步生荊棘，翻身墮嶮崖，一毫不動著，當處自沉埋。咄！咄！克由酏耐，十字街頭掣風掣顛。普化老剛道：明日大悲院裏有齋
上堂。李下不整冠，瓜田不納履，酏耐老臊胡，西來十萬里。疑殺東震旦人，將謂單傳直指(拍禪床)，九九元來八十二。
開爐，上堂。丹霞燒數尊木佛，以禦天寒；法昌聚十八應真，圍爐打坐。義出豐年，險生不孝。古人與麼，定慧不與麼(卓主丈一下)，是什麼冷灰裏豆爆？因使府就寺夾勘院，退院，上堂。大地為囹圄，鞫勘佛與祖。款案猶未圓，棒喝如雷雨。平白累山僧，有屈無雪處。有雪處，椰[木*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

溫州鴈山能仁禪寺語錄

門人　修義　等編

山門(顧視大眾)會麼？若也不會，且向第二義門與諸人相見去也。
方丈唇齒之邦，咽喉之國，今日一時把斷，無絲毫許透漏，直得四方八表風颯颯地，莫有梯山入貢者麼？
法座門庭建立則不無，須彌燈王入理深談，猶較山僧一級在。
小參。舉：睡龍拈主丈：老僧三十年住山，得此主丈子氣力。忽有僧出問：和尚得他什麼氣力？龍云：過溪、過嶺，東拄、西拄。(師拈云)睡龍和尚自謂三十年住山得主丈氣力，及乎被者僧輕輕一拶，剗地費了許多氣力，不知主丈子何在？山僧今日乍住此山，亦得此主丈子氣力。且道：得他什麼氣力？(靠主丈)下座。謝新請藏主并舊兩班執事，上堂。山僧一擔佛法禪道已颺在西州界裏了也，自入東州界來，於無心中偶得從上諸佛、諸祖說不到底一句子蘊在胸中，經歷三州四縣，未曾輕易拈出。今入院已來，人事已定，不免擊皷陞堂，舉似諸人，普使諸人聽得各各歡喜踊躍，歎未曾有。且道：是那一句？東邊知事，西邊頭首。
結夏，小參。真正舉揚，四十九蟠應須絕跡；依條結制，百二十日未是長期。能仁今日放一線道，與諸人眉毛[病-丙+斯]結，同此安

居，只以十日為一旬、九旬為一夏，同籮、同飯、同夢、同床，凉則同凉、熱則同熱，無事同行溪上路，有時同看屋頭山。同則同矣，且山中大小石頭畢竟是有幾箇？(拈主丈卓一下)。前三三，後三三。謝淵書記、妙藏主秉拂，都寺幹結夏齋并斡拈鬮會，上堂。玄中之玄，妙中之妙，識其淵源，得其樞要。普化踢倒飯床，水潦呵呵大笑。且道笑箇什麼？彩奔齪家。

上堂，召大眾云：昨日山僧到山門首，見二人新到，山僧遂問一新到云：上座從那邊來？僧云：車嶺底邊來。遂問渠：車在乃裏？渠便作推車勢。又問一新到云：上坐從那邊來？僧云：樂清底邊來。遂問渠：樂在乃裏？渠便作動樂勢。山僧其時問處只一同，二人酬應處亦相似，其奈中間一人有些巴鼻、一人全沒巴鼻。山僧恁麼道，諸人還撿點得出麼？若撿點不出，山僧不惜口業與諸人分明說破：有些巴鼻、全沒巴鼻，今日初一、明日初二。

上堂：山空木落，秋清露寒。釋迦鹵莽，達磨瞞頇。唯有陶靖節，東籬採黃菊，爛醉夕陽殘。

浴佛，上堂。兩手指天地，周行步更多，可憐黃面老，螃蠏落湯鍋。

開爐，上堂。大眾！有僧無堂，有爐無火，山僧伎已窮，問取木上座。(拈主丈)木上座！既是木能生火，何不生些子供養諸人？(卓主丈云)熱殺憨疑老趙州，凍殺嵩山破竈墮。

佛涅槃，上堂：撥亂乾坤老賊精，天教化火自焚身，賊心賊行難磨滅，二月依前是仲春。

浴佛，上堂。召大眾，云：播一粒之稊稗，初未見其害，假之以歲月，潤之以雨露，未有不芃然為多稼之賊者。天下叢林，自古及今，年年此月，此日此時，香湯墨汁烏，香飯墨漆黑，禮拜骰膝穿，兜樓烟逼塞。賊！賊！

結夏，小參。國無定亂之劒，闔國安寧；家無白澤之圖，全家吉慶。以大圓覺為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禍因事起，法出奸生，東土西乾，蠟人鐵彈，分上中下座，結長期短期，無端枷上又添枷，更向杻邊重著杻，爭似常雲高萬仞，飛瀑吼千尋，慈航橋畔水月交輝，無說堂前薰風入奏？且道於中還有佛法道理也無？千年曆日雖無用，犯著須教總滅門。

上堂，謝五人秉拂：一二三四五，不落宮商角徵羽，混然格調超千古，白雪陽春安足數？此曲而今誰樂聞？夜來月在長松樹。

端午，上堂。召大眾，云：楚大夫(竪拂子)只者是，自謂獨醒，誰知獨醉？盡大地人抉不起，山僧亦無可奈何，不免番蜀音、歌楚詞去也。(良久，云：)還聞麼？適來彷彿湘君，如今却成山鬼。

徑山無準和尚訃至，拈香云：老漢三月一日陞堂，抖擻說不得處賊贓，只緣一期抖擻未盡，直得能仁左手燒香。何謂如此？蜜蜂桶裏一腔羊。
解夏，小參。九旬禁足，三月安居，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在諸人分上往往有此說話。若據山僧，一夏已來從事土木，東廊、西廊，或上、或下，踏得兩脚生瘡，有何足而可禁？積年積坑萬仞，四面魔城數重，少喜多嗔，朝荊暮棘，有何居而可安？而又有何菩薩乘可據？有何寂滅行可修？雖然如是，諸人一夏不空過，山僧一夏亦不空過；諸人以蠟人為驗，山僧亦以蠟人為驗。蠟人，氷也。且道：驗在諸人？驗在山僧？千峰朝華岳，萬派肅滄溟。
重九，上堂。天兮高，地兮厚，月為夜，日為晝，重陽定是九月九。淵明採菊向東籬，山僧面南看北斗。
上堂，舉：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露全風。師拈云：雲門大師無途轍中成途轍，無義路中成義路。能仁即不然，樹凋葉落時如何？巢禽先見日，穴蟻不知寒。

江州東林禪寺語錄

侍者　景元　等編

山門面對青，山門當古路。若是陶淵明，攢眉便回去。山僧今日抑下威光，引你諸人行三兩步。
方丈。四七二三，釘樁搖櫓。應菴老祖，解纜放船。新東林。撥轉船頭，風高水急，千里萬里一瞬息。
請其源首座立，僧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歡喜冤家，頭頭撞見。山僧建立宗旨，直須為我成褫，學人未達其源，也要請師方便。有方便？沒方便？石鞏張弓，三平中箭。
冬至，小參。召大眾，云：諸人各各巾單下有一本無字曆日，於中七十二候、二十四氣、月之大小、歲之餘閏，一一分明，因甚略不把眼覷著？剛自亂却六十甲子，却來山僧口頭聽說三冬九夏也。大屈哉！山僧固不秉陰陽之權，亦無斡旋造化之手，今夜不免試與諸人點出此本去也。(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陽為君子。(擊右邊，云：)陰為小人。(中間劃一劃，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枯木龍吟，平林虎嘯。(東林有此二扁。)雖然如是，只如目前廬山萬疊，自古及今，山南曰陽、山北曰陰，者裏還說得箇消長底道理麼？(咄！)孫臏門下，切忌鑽龜。
復舉：睦州有僧來參，州便喝云：上座因甚麼偷常住菓子？僧云：某甲方到，何言偷常住菓子？州云：贓物見在聾？

師拈云：陳尊宿將謂是睦州生緣，元來却是普州人事。何以知之？才開臭口，便見鄉談。
謝新舊兩班及西堂首座、藏主，秉拂，上堂。大眾！遠公結蓮社一十八人，特為淵明沽酒破戒，以至千古之下挂人唇吻。非但遠公，山僧自從踞曲糸木床以來，謹密三寸，誓不說世間法、不說出世間法，持此二者已十餘年矣。今欲重新法社，復振頹綱，以執事諸兄尋常樂說世間法、秉拂三大老樂說出世間法，故從而破戒、應機而說，貴圖已進者出手相成、已退者同心贊助。今則頹綱已振、法社亦新，山僧破戒之罪固不可免，然畢竟以那箇為世間法？那箇為出世間法？前頃所供並是詣實。
臘八，上堂。舉：經中道：佛道懸曠，久受勤苦，乃可得成。大眾，釋迦老子見今修行正勤苦在。如何見得？一麻一麥，雪山皓白。眼裏撒星，臘月初八。
除夜，小參。北禪烹露地牛，未免傷鹽費醋；東林燒木柴火，却宜送舊迎新。便恁麼會，平地陸沉，更擬別求，家鄉轉遠。我此二百餘眾總是到家之客，朝看白雲、暮聽流水，喫占米飯、臥長連床，誰管你閻家老漢竪百橫千，新舊歲君攙前奪後，年年是好年、月月是好月、日日是好日、時時是好時，種種好無不好。且畢竟好在什麼處？好與三十棒。
元正，上堂。大眾！主丈子適早五更鐘動，往西天那蘭陀寺賀歲，見一新佛出世，說新年佛法。聽之既久，歡喜踊躍，回來山僧面前連舉數遍，而又連聲贊歎去：我生於此土，其歲已久，未嘗聞此微妙甚深法要。山僧聽來，果然奇恠。於中有一句子，依稀梵語；有一句子，彷彿唐言；有一句子，唐梵不能翻譯。惜乎山僧自來健忘，一字也記不完全。如今不免再煩主丈子出來，從頭舉似諸人，亦須當一一明辨。(卓主丈一下，云：)還辨得出麼？若也辨得，西天此土事同一家，今年、去年了無異致；其或未然，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上元，上堂。大眾，釋迦老見燃燈親承記莂，大似不曾。如不信，但看廬山真面目，和煙和雨一層層。
上堂，舉皷山示眾云：若論此事，如一口劒。時有僧出問云：承和尚示眾：若論此事，如一口劒。和尚是死屍，學人是死屍，且作麼生是劒？皷山云：拖出者死屍。其僧束包便行。皷山至晚問首座：問話僧在不？座云：已去了也。山云：好與三十棒。
師拈云：皷山劒氣衝牛斗，者僧死眼生光輝。然雖如是，若論此事，直是三生六十劫。
浴佛，上堂。鷹窠裏懵鴟，鳩巢中俊鷂。稱尊未必尊，做小未必小。只麼泥裏洗泥，到了全沒分曉。有分曉，海水不禁杓子舀。

結夏，上堂(拈主丈)：盡乾坤大地，若凡、若聖，情與無情(卓一下)，盡向者裏安居。結制：九十日內，切不得離却者裏，亦不得守住者裏。離却者裏，則走殺汝；守住者裏，則縛殺汝。既不許離却，又不許守住，畢竟如何轉身？趙州布衫重七斤。
上堂。結夏已十日，日日日東出，唯有寒山子難尋覓，東去沒踪由，西去無消息(驀拈主丈顧視云)。囚！黑粼皴，長七尺(卓一下)，等閑題破千巖石。端午，上堂。五月端午令節，艾人苦痛不徹，可怜病在膏肓，又被邪神所惑，撞著太上老君，也是赤口白舌。山僧反覆思量，別無仙方秘訣，如今抑不得已，只得就渠身上打劫(卓主丈一下)，且灸者一穴。上堂。舉：南泉住菴時，有僧到，泉云：我上山作務，請齋時做飯，自喫了，與我送一分來。其僧齋辨，自喫了，却將家事一時打破，乃就牀臥。南泉伺候不來，歸見僧在床臥，泉亦去一邊臥，僧便起去。南泉住院後，云：我當初住菴時，有箇伶俐道者，直至如今不見。
西堂顯拈云：怎生南泉却中者僧綣繢？歸來見他臥，但打疊却家事，自做飯喫了，庵中打坐，且聽睡殺者漢。
師拈云：吽！吽！顯和尚是什麼心行？非但要睡殺者漢，更要坐殺老南泉在。雖然如是，也出他古人綣繢不得。
受天童請，望闕謝
恩畢，拈勑黃云：白雲深處憨眠好，野菜添油滋味長，千古康廬話頭活，山僧笑擘紫泥香。

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語錄

侍者　宗清　繼燾　等編

師於淳祐十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入院，指三門云：
盡乾坤大地總是吾出入游戲大自在法門，萬象森羅皆吾侍者，還信得及麼？相隨來也。
佛殿釋迦老子鼻孔，即今在山僧手裏，直得盡大地人無處出氣。且道把住則是？放行則是？蕭何制律，周公制禮。
方丈。生鐵網，布絲網，拈向一壁。俊哉！好一隊活衲僧。(撫禪床一下，云：)也跳者箇不出。拈勑。黃的的，此事真不可說，不可說中真可說。真可說，無可說，齒臨部臨，急急勑攝。
法座向上關，脚下路。才擬問如何，邯鄲學唐步。
陞座，祝香云：此一瓣香，恭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歲！萬萬歲！

次拈香，云：此一瓣香，爇向爐中，奉為判府、制使、侍郎洎合府文武官僚，增崇祿筭。
又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前住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佛鑑禪師大和尚爇向爐中，用酬　法乳。遂就座。
僧問：久欽道價喧湖海，今日宸恩動地來。四眾臨筵，願聞祝聖。師云：月明千嶂裏，風動萬年枝。僧云：一言以祝南山壽，萬國謌謠賀太平。師云：言端語端。僧云：恁麼則開堂演法，一期事畢去也。師云：速禮三拜。
師乃云：楚江南畔，甬水東邊，有一句子，不方不圓，四七二三，望風結舌。德山、臨濟退後垂涎，應菴老祖當時不合賺舉，累及後代兒孫往往從而錯傳，一錯百錯，濫觴不止，至於滔天。新天童今日已是寡不敵眾，將錯就錯了也。主丈子冷地憤氣，不甘出來為祖禰雪屈，而說偈言(拈主丈卓一下，云)：聖人出現五百歲，蟠桃一熟三千年。
舉：僧問大白啟禪師：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啟云：我者裏一屙便了，有甚卓卓的的？僧云：和尚恁麼答話，更買草鞋行脚始得。啟喚僧近前，僧乃近前，啟云：老僧恁麼道，過在什麼處？其僧擬議，啟便打。
師拈云：啟禪師：行令較遲，這僧還同受屈。當時待他道：學人卓卓上來，請師的的。便好痛與一頓。待他擬開口，連棒打出三門外。何故？臨濟見黃蘗，雲門參睦州。
小參。隔江回首，已涉波瀾；官路交肩，猶添荊棘。衲僧家一動一靜、一語一默，如湯沃雪、似火燒氷，擬欲討尋，白雲萬里。所以，在東林則隨分孟夏漸熱，來太白則不妨仲冬嚴寒，妙高臺畔徐步經行、光明藏中隨意受用則且置，只如前是案山、後是主山，松風颼颼、澗水琮琤，畢竟如何是藏？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求時却宛然。
復舉：米倉和尚與保壽一日同訃州主齋，州主令客司傳語云：請二長老談論佛法。保壽云：請師兄答話。米倉便喝。壽云：話也未問，喝箇什麼？米倉云：猶欠少在。保壽便喝。
(師拈云)主人既好客，客亦聽主裁。米倉、保壽二大老，似恁麼高談闊論，足可觀光。若以佛法言之，受州主供養未得在。
謝新前堂、太平西堂，上堂：秉太阿劒，立太平基，卷旗青海尾，奏凱亂峰西，弟應兄呼成活業，汝携鉏去我扶犁。
除夜，小參。年去年來，年來年去，雖有去來年，且無來去路，既無來去路，實無有去來。如是，則便見山僧主丈子黑粼皴、硬葛苴，不知四時代謝，不逐萬物敷榮，年年恁麼、月月恁麼、日日恁麼、時時恁麼，橫也恁麼、竪也恁麼，至於登鴈蕩、過廬山、離九

江、回百越，到處去來也只恁麼，須知恁麼中却不恁麼。(卓主丈一下，云：)是什麼？一聲雷發動，蟄戶一時開。舉：僧問米胡：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虵，和尚見佛喚作什麼？胡云：若有佛見，即同眾生。

後來性空別云者。漆桶。

(師拈云)性空與麼別語，是則當機直截，不滯葛藤，要且只能扶強，不能扶弱。天童也要與這僧代一轉語，待米胡道：若有佛見，即同眾生。只向他道：者眾生。

元正，上堂。昨夜閻家老漢與諸人結箄三百六十日飯錢，橫箄豎箄，不覺失曉，忽被新歲君震威一喝，直得憧憧惶惶，莫知所措，累及諸人亦手忙脚亂。雖然，其奈人亂法不亂。且如何是不亂底法？南斗七，北斗八。

浴佛，上堂。胞胎未具之際，周行七步之初，一回曾失脚，千古沒人扶。(拈主丈)主丈子還扶得麼？(卓一下)可憐無限丹青手，寫作溫公擊甕圖。

謝深都寺捨錢建羅漢知識二閣陞座說偈。起寨重招五百兵，等閑恢復百餘城。凌烟閣上清風起，留得將軍萬世名。

靈隱大川和尚訃音至，上堂：傳佛心宗，四七二三居下風；使鐵奉化，東州西澍興殃害。此害既除，此宗亦墜。幾人悲？幾人喜？一悲一喜，二俱不是。天童反覆思量，不如依前念箇八囉娘，從教遍地是刀鎗。

兼權育王，上堂：隰州、宣州二老漢，昔據南山，有不共戴天之讎，一人列五位君臣、一人展三玄戈甲，直得青山鎖恨、大海嗈冤，迨今一百餘年未能解釋。慧上座今日既秉兩山之權，不免與之平和去也。(卓主丈一下)夜靜家家月，春融處處花。結夏，上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拈主丈卓一下，云)唵悉唎蘇嚧。端午，上堂：諸佛諸祖，邪入肺腑，無藥可醫、無術可取，禍及盡大地人。至今五月初五，山僧有一道秘密真言，可與諸人變禍為福。要知麼？來日初六

上堂，舉泐潭常和尚一日面壁而坐，南泉來撫師背一下，常云：誰？泉云：某甲。常云：如何？泉云：也尋常。常云：汝何多事？師頌云：面壁堆危引客過，問誰那更問如何？道尋常已成多事，撿點儂家事更多。

冬節，小參。洞山有物黑似漆，老倒玉泉裩赫赤。赤者，吉中有凶；黑者，凶中有吉。明眼衲僧難辨的，即今吉凶悔吝拈向一邊，玉泉、洞山且靠一壁，却聽主丈子出來露箇消息。(拈主丈卓一下)劫外春回，壺中氷釋，石林生笋又抽條，鐵樹開花仍結實。更有一事，也要諸人委悉。是什麼事？(又卓一下，云)鞏縣茶瓶觜三隻。

舉五祖和尚示眾云：將四大海水為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堂裏寫得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座，大展坐具，禮拜為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
師拈云：五祖演老師雖則恁麼大驚小怪，子細看來，也只似村裏校書，只能教人順朱填墨。天童則不然，以虛空為一枚硯，以虛空作一管筆，於虛空中寫得虛空二字，方見佛法有靈驗。諸人還寫得麼？若寫不得，來日請首座西堂為你代筆。
冬節，上堂。迦葉擎拳，阿難合掌，臨濟入門喝，德山入門棒(拈主丈畫一畫)。小人道消，君子道長，曉來策丈過溪西，十分春在梅梢上。
啟聖節，上堂：洪機莫測，至德難量。萬民幾[毆/鳥]鷺，四海一池塘。日日春風相鼓舞，不知時世是羲皇。
臘八，上堂。氷雪凍皮膚，麻麥餓腸肚，見日未嘗迷，見星安有悟？黃面老瞿曇，甜瓜成苦瓠，那更錯行山下路？大眾！要知此老錯處麼？(下座，移步，云：)一步兩步二四步。
元正，上堂：舊歲已去，去不可追。新歲當來，來不可拒。既不可拒，只得大開門戶，拱俟其來。即今來也，且道是什麼面孔？黑墨類漆，白醭類雪。
散天基節，上堂：諸佛日日降生，聖人時時出現，與大地群生同一耳聞、同一眼見、同此一心、同此一念，共樂太平時，大家呈咲面。有誰更問：日與長老孰近孰遠？大千沙界含元殿。
上元，上堂。謝舊兩班(拈主丈，召大眾，云)：主丈子與釋迦老子同生，而又同行、同伴、同參、同學、同見燃燈、同得受記。雖同得受記，然而釋迦老子實無一法可得，唯是主丈子却得無量甚深法要。自此各分其宗、各列其派，東西繩繩，無有間斷。釋迦老子則且置，主丈子當時所得畢竟是何法要？(卓一下，云)：遶溪今歲柳，傍竹去年梅。
上堂，舉：德山到溈山，挾袱子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顧視云：無！無！便出至門首，却云：也不得草！草！便具威儀，再入相見。溈山坐次，德山提起坐具云：和尚！溈山擬取拂子，德山便喝，拂袖而出，背却法堂，著草鞋去。溈山至晚乃問首座：適來新到在什麼處？座云：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去了也。山云：此子已後向孤峰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在。
師頌云：霜蹄一躍趁春風，看盡深紅及淺紅，鞭影未搖歸路活，杜鵑聲在夕陽中。
上堂。四月十五，天下叢林例皆禁足。唯我天童門下非但禁足，更要諸人於長夏之中各各禁口。第一不得說禪說道、說玄說妙，說向上向下、全提半提，唯恐聽事不真者把作佛法商量。第二不得說張

三胡、李四黑，昨日雨、今日晴，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唯恐聽事不真者把作世諦流布。事須一箇箇唇邊白醭、舌上生苔，逗到七月十五從頭驗過。若果依吾禁制者，三十痛棒一棒也不饒。且道賞伊罰伊？山僧與麼道，也是蕭何制律。

端午上堂，兼謝張寺丞：大千總是神仙藥(竪拂子云)，此藥無多靈驗多，七佛之師雖解用，難醫無病老維摩。

雪竇仗錫黎州岳林回禮歸，上堂(拈主丈召大眾云)：山僧昨日往諸山報謁，於中途有四件事，全得主丈子氣力。且道是那箇四件事？劃斷一千丈雪，衝開二十里雲，二百七十峰巒次第掀翻，千百億身彌勒等閑勘破。今日歸來，陞堂舉似，也要諸人共知。知則知了，只如前三件事則且置，且乃裏是勘破彌勒處？(卓一下云)：十分憨抹撻，半是掣風顛。慶新法堂兼謝施錢運力兄弟上堂：今朝六月半，目前事仍舊。觀於謂此大樓閣、此大法堂、此大寶座，至於花縵、瓔珞、幢幡、寶盖，種種粗嚴、種種寶器，悉皆仍舊。唯是法王所說法要，却不可只仍舊去事，須一句句斬新，脫略古人坯模，不落今時窠臼，然後可以活一切人眼目。所以山僧夜來展轉反覆，搜剔枯腸，逗到天明，欲覓斬新一句以謝諸人，竟不能得。及乎入此閣、陞此堂、據此座，三通鼓罷，大眾雲臻，於不思量計較中，忽然得箇新意，新而又新。雖然，只在目前，要且釋迦不知處，達磨亦難明。且道在什麼處？(以拂子指屋角，云：)噇！上堂，謝監收支。大廈非一木之能，濟巨川非一人之力。西天四七，唐土二三，盡天下老和尚競頭出世，或隱、或顯，或抑、或揚，或正路上行、或草窠裏走，畢竟成得什麼邊？(驀拈主丈卓一下，云：)有煩道用。解夏，小參。鱗潛深澗，偏引鈎絲；璞隱危岑，必招鎚鑿。只據平常行履，自然無往不通。魔宮虎穴，處處安居；帶鎖擔枷，時時自恣。渭水免白頭之客，楚城無刖足之人。日從西去又東昇，涼既生時炎不作。天童與麼告報、諸人與麼承當，莫有旁不甘底麼？(驀拈主丈卓一下，云：)一聲烟渚笛，驚起暮天鴻。舉：世尊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槌，云：請世尊說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為二比丘犯律行，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說法？世尊云：吾誓不與二乘聲聞人說法。便下座。

師拈云：二比丘殺人可恕，老瞿曇無禮難容。山僧日來事緒頗繁，即今連阿難併送前後堂首座，限一日從公結斷。

上堂。謝首座秉拂，都寺冬齋，召大眾云：山僧老不以筋力為能，所以尋常不曾胡亂拈掇古人閑家潑具，而況役役土木，權攝兩山，奔馳不暇，更何暇及此耶？近覺精神稍健，事緒頗省，遂將諸經論中諸訛差別語句，從上一千七百則機緣，乃至佛祖未生已前長長一

段公案，略據管見，從頭頌出，著語批判，一時了畢。然則不欲蘊在胸襟，擬對人天眾前盡情吐露，以謝兩堂。首座前日為眾秉拂及都寺冬齋，汝等諸人第一不得生猒倦之心，直須硬著脚頭，子細聽取。(遂咳[口*敕]一聲)下座。再權育王上堂。(拈主丈顧視云)咄！咄！這些業種自何來？雖不同門共一家，連累山僧至今日，一重枷上又添枷。雖然，也有雪屈處在。且道甚處雪屈？(靠主丈云)下座。巡堂喫茶。

在育王啟天基節，上堂。八吉祥門，(拈主丈卓一下，云：)無如此門最吉祥。六殊勝處，(又卓一下，云：)無如此處最殊勝。一處殊勝，則百千萬億處處處殊勝；一門吉祥，則百千萬億門門門吉祥。若入得此門、安住此處，則自然身放吉祥光、舌談殊勝事，可以祝堯年之永久、可以資舜化之無窮。(舉起主丈，云：)即今吉祥光已現，且殊勝事作麼生談？(卓一下，云：)鄧峰高聳碧如藍。

上堂。舉：僧為同安和尚煎茶，安云：甌烹綠茗，爐爇白檀，足可以話道周圓。僧云：更請一甌茶。安云：井底求魚，山上求螺，豈非愚哉？僧叉手近前，安云：何不道取？僧以目視之，安云：卦是天門，筭來五兆。僧禮拜，安云：俊哉！

師拈云：前面道愚哉，後頭言俊哉，同安舌無骨，難飲者僧茶。

大慈芝巖和尚訃音至，上堂：東澗一滴水，東湖千丈波。幾多湖上客，無可奈舡何。且喜波停浪息，家家雨笠烟蓑。喜裏帶愁眠不熟，起來謳唱不成歌。

除夜，小參。舊歲今宵去，新年明日來，一去一來而無去來之蹤可辨，一新一舊而無新舊之相可分。無相可分，則其相顯矣；無蹤可辨，則其蹤宛然。豈不見雪嶺六年，少林九年，九年六年，六年九年，數到驢年更驢年，歌羅管裏米彊年。

舉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為是梵王耶？帝釋耶？山神耶？河神耶？世尊微咲，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

師拈云：苦哉！世尊！分明貴價物色，被神言鬼語多方皷合，一期賤價賣了。當時若使本分交關，管取五百乘車，進亦不得、退亦不得。

正旦，上堂：元正啟祚，萬物咸新；物物既新，人人受歲。且道舜若多神，受得幾歲？諸人還知麼？若也不知，此去過恒河沙國土無邊香水海外，有一乾闥婆城，於其城中有一尊慈，名曰憍梵鉢提，可往彼問之，必能為汝說破。

佛涅槃，上堂。以手摩胸盖，膽毛幾曾模著？雙趺出示，脚跟下轉見廉纖。絕廉纖，明月滿山啼杜鵑。
上堂。兼謝黎州西堂應大機。(拈主丈云)顯大機，施大用，地暗天昏，山摧海涌。者箇拈向一壁，只如鷲峰老漢於百萬眾前拈一枝花，直得金色頭陀破顏微咲。你且道是梨花耶？李花耶？梅花耶？杏花耶？(卓一下云)一時分付與春風。
上堂，謝兩堂首座秉拂。都寺結夏齋，召大眾云：今佛放光明，助發實相義，說什麼今佛古佛？昨夜玲瓏巖放三道寶光，徧照十方無量微塵國土，一一國土中山林草木莫不承此光明，皆發妙音，演說甚深法要，江河池沼悉變為酥酪醍醐、無上妙味。聞此法、沾此味者，各各踊躍歡喜，歎未曾有。雖然如是，畢竟作麼生是實相義？川僧嚡苴，澍僧蕭洒。
解制，小參。野老門前，豈有朝堂之事？琉璃殿上，終無射獵之踪。說安居偈子，拄丈強抽枝；談自恣法門，鉢盂重著柄。所以，山僧一夏以來，與諸人各不相知、各不相管，眠者自眠、坐者自坐，並不敢以佛法二字累及諸人，一任諸人各自隨時保愛。逗到秋初夏末，又誰管西州水澇、東州薄収？這邊那畔，不妨隨處生涯；淡飯黃薤，共樂清平世界。雖然恁麼，陳年鼠糞家家鍋，釜中豈無一兩顆？且道天童者裏畢竟是有是無？(良久，云)作賊人心虛。重九，上堂。佛之與祖，路旁酒醉漢；禪之與道，籬畔舊蝸涎。天童門下事作麼生？(顧視左右，云)無人知此意，令我憶陶潛。
開爐上堂，兼賀東山和尚會首座住院，舉國師三喚侍者公案，師頌云：火種深埋冷寂中，幾回撥著煖烘烘。不知將謂吹噓力，元是東君信息通。
上堂。謝首座秉拂，都寺冬齋。無味之味，其味甚真；無言之言，其言最切。言其味兮啞却口，味其言也禿却舌。堪悲堪咲，大雄峰下老骨樝，牙上更生牙喫茶。珍重！歇。
臘八，上堂：明星照得眼睛穿，眼睛覷得明星落。夜半依前是子時，敢保不曾成正覺。且如何得成正覺去？樹頂方知臈雪寒，花根已有春風約。
散天基節，上堂。(拈主丈卓一下，云：)此壽量品，字義昭彰，迥超千古，流通萬邦。直得東村、西村，張翁、李老，薰為桴，土為鼓，斗充法座，盞子燒香，巴音俚語，廣為敷揚。子細聽來，盡力注解，只道得箇若五須彌之堅固，如四大海之汪洋，不知向下又文長。(卓一下)下座。權育王元宵，謝兩班，上堂。權實雙行，主賓互立，拏空塞空，以的破的，總是日午點燈毬，夜半潑墨汁。且據令一句又作麼生？吹毛在匣冷光浮，髑髏遍地成狼藉。

上堂，舉趙州訪二菴主公案，師頌云：風前無語立須臾，接得雙雙錦鯉魚，一等是傳真的信，有通書有不通書。
佛涅槃上堂(拈主丈召大眾)：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為弓矢、以智慧為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為冤為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名為涅槃，於其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珠珍，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眾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而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拔劒相助去也(卓一下云)，牢關已破(畫一畫云)，活路俱通(靠主丈云)，太平無日不春風，無準和尚忌拈香。飛雪巖前，炎天飛雪，凍得虛空，七花八裂，至今捏聚不成團，子規夜哭松梢月。
上堂，舉趙州勘臺山婆子公案，師頌云：荊榛密密布前峰，塞斷行人路不通。昨夜連山遭野火，更無芽孽惱春風。
冬節，小參。無禪可參，無道可學，四七二三，妄生卜度，引得諸方一隊沒般次漢。當此之時，隨後鑽龜打瓦，道箇一陽復生，群陰已剝，提起爛臭布裩，羅列陳年菓卓，截鶴續鳧，夷嶽盈壑，子細看來，盡竺乾、震旦之鐵亦不能鑄此一大錯。唯有天童門下蘇州菱、邵伯藕、青州棗、鄭州梨，百般道地一時架閣，只麼冷啾啾、空索索，絕無可與諸人東咬西嚼。雖然，莫道山深春意薄，但看橋邊竹外一點、兩點、三四點，寒梅已綻枝頭蕚。
舉：睦州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云：治易。州云：易中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什麼？才云：不知其道。州云：作麼生是道？才無語。
師拈云：秀才雖然治易，要且未曾讀易；睦州雖然通易，要且未曾學易。睦州與秀才則且置，只如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畢竟不知箇什麼？包羲曾未動，爻象已分明。
歲節，小參。雪峰納欵於鰲山店上，是得德山力耶？得巖頭力。臨濟[祝/土]拳於高安灘頭，是得黃蘗力耶？得大愚力。你這一隊師僧，尋常三三兩兩，口赫赤地，談論佛法，明辨古今，到者裏還明辨得出麼？古人則且置，(驀拈主丈)山僧與主丈子為師友之交，一年之間，東拄西撐，左提右挈，扶過斷橋水，伴歸無月村，爾我相資，彼此得力。如今臈月三十日也，且道者許多得力處，閻羅老子面前還使得著麼？若道使得著，坐殺諸人；若道使不著，走殺諸人。(遂靠丈云)不如主丈自主丈，山僧自山僧，庭空積深雪，池冷起氷稜，樓上未吹新歲角，窻前且點舊年燈，唵齒臨部臨吽吽。

舉：漸源一日因雲盖和尚至，卷起簾，方丈內坐。雲盖來見，遂下却簾，便歸客位。漸源令侍者下去，傳語云：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雲盖擒住侍者，與一掌。者云：未得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雲盖云：只為有堂頭和尚，所以打你。者回，舉似漸源。源云：猶隔津在。

師拈云：探驪頷，抉驪珠，還他作者；據虎頭，收虎尾，須是其人。雖然，總被侍者勘破。

結夏，小參。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鐵船浮也，普請諸人各各洗脚上船，同入如來大圓覺海。風帆快便，說甚長期、短期？櫓棹不施，亦無得念、失念。無事扣舷歌一曲，有時和月載將歸，頭頭總是生涯，處處無非妙用。後園驢喫草，小魚吞大魚，者箇則且置，只如西院兩錯，畢竟作麼生商量？(良久，云)：任公把釣，蘇武牧羊。舉：德山示眾云：我先祖見處則不然，無佛、無祖。達磨大師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者擔屎漢，等、妙二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三乘、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四向、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

師拈云：說得道理好，歸依佛法僧。

結夏，上堂：無生可護，無足可禁，修無可修，證無可證，修證既無，此無亦無，石人醉倒蠟人扶。

七月旦，上堂：一塵不起，大地全收。北俱盧州米價高低即不問，東勝身州近日消息如何？陰虫一夜語，客舍幾人愁？

回祿後，解制，上堂：滿目荊榛，亘天烈焰。百匝千重，四方八面。趙州拏得七斤衫，普化走入大悲院。蠟人眼光如掣電。

徑山石溪和尚遺書至，上堂(拈主丈云)：石溪怒發，勢不可遏。大地平沈，虛空慘怛。賴得天童主丈子浸不殺，直下疏通者一脉。(擲下主丈云)：阿剌剌，謝兩班。上堂：百鍊色不變，未是精金。千年操不移，猶非良木。要見精金良木麼？東邊知事，西邊頭首。無故無新，無先無後。大家扶顛持危，彼此將無作有。山僧贏得放憨眠，幾回夜聽松風吼。

中秋，遣三化士上堂，舉：馬大師與智藏、百丈、南泉翫月次，師云：正恁麼時如何？藏云：正好修行。又問百丈，丈云：正好供養。又問南泉，泉拂袖便行。師云：經歸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

師頌云：虎生三子尾吒沙，咂舌垂涎弄爪牙。但見威風起巖竇，不知月照幾千家。

重九，上堂。今朝九月九，淵明開醉口，指點東籬菊，大罵西門柳。諸人聽得，只麼飲氣吞聲；山僧聞之，不免袖中出手(伸出手，

云)，也要諸人大家知有。且知有箇什麼？指漏不蓄財。
開爐，上堂。(拈主丈召大眾，云：)此事如一堆猛火，無你近傍處、無你捫摸處。假饒不顧危亡，一往直前，如關雲長向百萬軍中取顏良頭相似，猶不堪為種草，而況三三五五團欒打坐，舉燒木佛無賓主話，恣意扭捏，取次商量，也大屈哉！確實而言，也須是箇人擔荷始得。且道：天童還擔荷得麼？(肩主丈下座，云：)依稀憨布袋，彷彿須菩提。
十月半，上堂。(拈主丈召大眾，云：)古佛場，瓦礫場，堆山壍圾，動地放光。古佛說法瓦礫聽，瓦礫說法古佛聽。說在聽處，聽在說處。有時說不在聽處，聽不在說處。(卓一下，云：)聽說俱泯，此法亦忘。孤猿啼曉谷，白鷺下秋塘。
謝新靈巖(嗣石田)并仙巖(號海山)及化旃檀林兄弟，上堂。石田上重栽荊棘，已見奇人；變荊棘為旃檀林，亦逢好手。天童雖則灾變之餘，以此看來，元氣只在。然而好手手中，莫有別呈好手者麼？(良久)分付海山無事客，釣鰲時下一棬攣。
冬夜，小參。(召大眾，云：)盡大地是一團生鐵，了無罅縫，迥絕安排，自古自今，突兀地不橫不豎，不逐陰陽之消長，不隨寒暑之變遷，所以造化之功難以顯其功，爐鎚之妙無所施其妙。雖然如是，忽然冷地裏火星迸散，燒著皓老赫赤布裩，直得溈山水牯口裏烟生，寂子香嚴手忙脚亂。正恁麼時，是汝諸人還回避得及麼？(良久，云：)眼睛才定動，船過海門東。復舉：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裏。
白雲和尚拈云：國師在三藏鼻孔裏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
師拈云：趙州、白雲二大老，一人搆得鼻孔，失却眼睛；一人搆得眼睛，失却鼻孔。莫道見國師，要見大耳三藏亦未可在。
冬至，上堂。恁麼也是，不恁麼也是，恁麼也不是，不恁麼也不是，恁麼不恁麼，總是總不是。何謂如此？陽氣發生無硬地。
歲夜，小參。善哉三下鈑非時，爆竹偏招野鬼閑神；知識盡來參杜地，驅儺取笑張公李老。既善知時節，未夢見舊歲君脚跟；吾今不再三，已觸著新歲君祖諱。古人恁麼告報、山僧恁麼注解，總是屈抑諸人，好與縛作一束，拋向大洋海裏猶未為快意在。雖然如是，臈月三十日真箇是歲除夜始得。何故？家中無偽契，嶺外有枯桑。
舉：僧問金峰：是身無知，如土木瓦石，此意如何？峰下繩床，扭住者僧耳朵，僧負痛作聲，峰云：今日捉著箇無知漢。僧禮拜而出，峰召云：闍梨。僧回首，峰云：若到堂中，不得舉著。僧云：何故？峰云：大有人咲金峰老婆心。

師頌云：扁舟劃斷曉江雲，一曲高歌遠送君。驚起灘頭野鴨子，海天飛去不成群。
歲旦，上堂。千峰沐雨，萬樹籠烟，磨盤呈舊面，水碓拜新年，無作而作，不然而然。因思昔日肇法師克由，时耐道箇物不遷(時寓磨院)。元宵，謝新舊兩班，上堂。風高水急，橋斷路窮，進前今歲元宵放十分燈，與邦民同樂，山僧與新舊職事、合山大眾亦與其數，其樂不可勝言。忽有箇出來道：長老！你好沒巴鼻，燈在城中點，山間何與焉？況今災變之餘，苦則有之，更有什麼樂處？只向他道：春色無高下，花枝自短長。
佛涅槃，上堂。今日陞堂擊皷，道箇二月十五，見者掩鼻而回，聞者惡心嘔吐，蒼天中更添冤苦。何故？身口意不淨，是名佛滅度。
退院，上堂：六年心念已灰寒，幾欲求閑不得閑。今日不求閑自至，一枝藤占幾江山。

瑞巖山開善禪寺語錄

侍者　宗應　等編

三門，門外語，門內語，盡情打開，說與諸人了也。捎空俊鷂，便合乘時。苟或不然，君往西秦，我之東魯。
佛殿。大闡提人嫌佛面醜，無慚愧漢謗沉無香，兩翁相對不成雙。方丈下等人來，三門外接；中等人來，法堂上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離此三等外來者，向什麼處接？(拍禪床)。三生六十劫府帖。妙得此訣，用處超越，直得空裏產靈芝，炎天飛瑞雪，金剛腦後抽生鐵。
法座盡大地撮來如一芥子許，於一芥子中容受三萬二千師子寶座而不迫隘，為復是神通妙用？為復是法爾如然？大鵬一展九萬里，籬邊燕雀空回旋。
提綱。機關脫落，我國晏然。聞見尚存，長安甚鬧。善觀時節，把斷要津。天童佛法，瑞巖不知。瑞巖家私，天童不會。玉在石而無瑕，珠藏淵而絕類。歷歷全超象帝先，寥寥抹過威音外。者箇則且置，只如隰州古佛與石窻老人，(竪拂，云：)見今在山僧拂子頭上互相耳語，取次商量，且畢竟說箇什麼？(擊禪床，云：)千年桃核裏，只是舊時人。
復舉：瑞巖彥禪師常於方丈坐，喚云：主人翁！自應云：諾！惺惺著，佗日異時莫受人瞞。有僧舉似玄沙，沙云：等是弄精魂。就中瑞巖甚奇怪。

師頌云：一擊華鯨吼月明，主翁魂夢已惺惺。海天空闊無知己，贏得潮聲到客亭。
小參。胡現漢現，無端鏡面生塵；凡耶？聖耶？不合引賊入界。古人罪過已被山僧訐露了也，山僧罪過想瞞諸人不得、諸人罪過亦瞞山僧不得，山僧與諸人則且置。(拈主丈，云：)且道：主丈子還有過也無？若道有，獅子嶺磕破鼻孔；若道無，喚回亭[翟*欠]瞎眼睛。不有，不無。(擲下主丈，云：)南山鼈鼻蛇，攛入新羅國；吞却鎮海珠，咬殺嘉州佛。正恁麼時如何？背陰山子向陽多。
復舉：趙王問趙州云：和尚年尊，有幾箇牙齒？州云：只有一箇。王云：既只有一箇，尋常將什麼喫飯？州云：雖只一箇，下下咬著。
師拈云：大眾！常聞老趙州禪在口皮邊，以此看來，直是粘牙綴齒。
為郡王，上堂。今之房杜昔伊周，功盖東南三百州，十二峰前月如翦，不知分照幾家樓？
解夏，小參。文殊頭白，普賢頭黑，阿難合掌，迦葉擎拳。兄呼弟應，只在目前；爾東我西，不離當處。所以在太白說安居偈子，一十二峰齊點頭；來瑞巖譚自恣法門，二十里松爭諱得？無彼無此，無黨無偏，是非杳忘，得失俱泯。是則是，迦葉欲擯文殊，槌不能舉，又作麼生？草鎮多条貫，閑房有鬼神。
復舉石樓和尚，有僧入方丈，顧視石樓而立，石樓展兩手，僧便出去，樓喚云：你是會了出去？不會出去？僧展兩手，石樓云：不得道佛法中無人，只是少。僧云：莫是佛法麼？樓云：是則少矣，非則多矣。僧云：是何言說？石樓以目視之，僧便禮拜，樓云：識取自好。
師拈云：石樓與者僧如涇渭並流，同會于海，涇欲清其渭，渭欲濁其涇，涇不可得而全清，渭不可得而全濁，雖則混為一味，其奈清濁分明，具眼者辨取。
解夏，上堂。(拈主丈，云)大眾！主丈子業識忙忙，東邊白安居結制、西邊賀法歲周圓，於本分事上全沒巴鼻。然於沒巴鼻中，本分事一時具足。如何見得？(卓一下)六六不成三十六。
上堂：謝進退兩班都寺齋，并妙用堂及法眷。屋前基業，屋後生涯。堂堂妙用，不假安排。暑退凉颸起，燕歸鴻鴈來。天台南嶽，峨嵋五臺。新羅擊跋大唐齋，蘇嚕唎哩吽嚩吒。
中秋，上堂，兼謝新請藏主：缺而又圓，圓而又缺，幸自萬里青天，無端強呈醜拙，引得自古自今、乃佛乃祖、大藏小藏、全提半提，掉棒打月，水中捉月，幾曾夢見中秋節？老藥山，端的別，一嘯清風動寥[沱-匕+几]。

重陽，上堂。孟嘉已前，淵明去後，誰家籬畔欠黃花？那箇盃中無白酒？重陽只是九月九。阿呵呵！始信茱萸茶苦澀，展眉人少皺眉多。
謝芙蓉西堂。上堂，舉：芙蓉和尚訪實性大師，師上堂，右邊拈主丈向左邊云：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師頌云：陪盡老精神，柸盤越樣新。誰知村店酒，難勸御樓人。
上堂，舉普化和尚於市中搖木鐸公案，頌云：瞿塘三峽風波險，棧閣連雲行路難。烽火相連兵刃接，一封鄉信報平安。
冬夜，小參。仲冬嚴寒年年事，須知事上大有事，若人知得事上事，到了全然不干事。有般漢聞恁麼告報，便向者裏如棚頭傀儡進前叉手、叉手進前，裝神頭、做鬼面，似則也似，其奈線索總在別人手裏。(驀拈主丈召大眾，云：)且道：者箇是神頭線索耶？是鬼面線索耶？(劃一劃)一時劃斷，埜橋無限春消息，分付梅梢與柳梢。
舉：僧問永明潛禪師云：至理無言，假言詮而顯道。如何是顯道底言？潛云：切忌揀擇。僧云：如何是不揀擇？潛云：元帥大王，太保令公。
石溪和尚八方珠玉，拈云：不得作揀擇會，不得作不揀擇會，畢竟如何？元帥大王，太保令公。
師拈云：揀擇與不揀，擇得與不得，總拈向一邊，元帥大王、太保令公亦且居那下。畢竟如何是顯道底言？良久，云：只知開口易，不覺舌頭長。
上堂。謝浴主及暗室平田二道舊。東土與西土，鑊湯無冷處。暗室裏突出鱉鼻蛇，平田中撞著白額虎。眼放閃電光，毒氣成煙霧。(驀拈主丈擲下，云：)最難行是芝峰路。
臘旦，上堂。四序暗推遷，鉢盂口向天，止餘三十日，便是一周年。窮[病-丙+斯]吵，餓[病-丙+斯]煎，不覺不知，閻家老漢突然在前，更不問你喫公家展眉飯、私家皺眉飯，總要還錢。何謂如此？豈不見老南泉牯牛，放牧在溪邊？
聖節，上堂。去年今日節，海角天涯傳報捷；今日去年朝，黃童白叟盡歌謠。雨不破塊，風不鳴條，漁者自漁，樵者自樵，草木昆虫王化裏，萬拜誰道不逢堯？
臘八，病中，上堂：星在天上，眼在眉下，星無暗明，眼無晝夜，密密綿綿無縫罅。既無縫罅，且於中如何著得箇悟之一字？老僧正病在此。
佛涅槃，上堂。二月十有五，瞿曇開死鋪。摩胸告眾時，槨示雙趺處。縮不來，展不去，七手八脚一時露。
上堂。謝璧都管、郁修造(召大眾云)：貴如圭璧，賤如泥土，鎮壓山川，輝騰今古。有商量，沒價數，富者得之貧，貧者得之富。豈不

見茶陵山下郁閣梨，騎驢蹈斷溪橋路？
浴佛，上堂。七步周行行不到，惟我獨尊說不到。跛脚雲門老，盡力行，盡力道，一棒打殺與狗子噇。檢點將來，也是將油洗皂。
結夏，小參。本來圓覺，日用無虧；自己伽藍，何曾盖覆？所以，登山涉嶺，無非禁足之時；摝蜆撈蝦，總是護生之日。且待共汝商量兩錯：西院全身入草窠，出來作宴管顧諸人；東山特地揚家醜，瑞巖灾變之餘，內空外空，非但無可管顧諸人，亦無可與諸人商量，只據見定，以十日為一旬、九旬為一夏，彼此和光同塵，各自順時保愛。何謂如此？豈不見道：州縣敗落，更點分明。
復舉懶安和尚送木虵與疎山，於上題云：本自天然，不勞雕琢。疎山接得，亦題云：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
師拈云：一人道天然，一人言本色，幸然好一条木虵，無端拗曲作直。(拈主丈召大眾云：)者一条木虵，見今在山僧手裏，且道是曲耶？是直耶？(擲下云：)纏到堂中二頭首。
解夏，上堂。四月十五，七月十五，結則結其解處，解則解其結處，結處解處，西天此土。即今結解雙忘，畢竟以何為據？(驀拈主丈卓一下，云：)西風一陣來，落葉不知數。
中秋，謝監収并油局主，上堂。今朝八月半，此夜一輪滿，非但一輪圓滿，乃至諸莊所収稻子粒粒亦皆圓滿。天開月朗，眾望已滿；時和歲豐，眾鉢亦滿。因思馬大師渾家貪賞翫，引得盡大地人一時三馬九亂。雖然，要且人亂法不亂。且如何是不亂底法？老鼠尾掀油甕翻，猫兒咬殺[車*度]轆鑽。
上堂。(拈主丈召大眾云)明如日，黑似漆，字厸寫不真，夜虫吟不出。主丈子，機不密，通身烏律律，一尺兩尺三尺四五六七尺。
重陽，上堂。重陽佳節到來，瑞巖無可安排。一十二峰黃栗粽，東大洋海茱萸茶。萬象摩唇捋觜，虛空綴齒粘牙。不知秋意落誰家？
開爐，上堂。兼謝藏主：火種子，沒來由，不從佛得，不就祖求。一大藏教，橫說竪說，幾曾燒著口空啾啾？今日冷灰中撥出。(竪拂子，云：)一塊死柴頭。還見麼？無煙無燄，燎却眉毛，咲倒溈山水牯牛。
冬節小參，舉趙州勘婆公案頌云：沒艱難處立難難，難透村婆者一關，忽地假鷄啼午夜，馬蹄蹈月過長安。
冬至，上堂。群陰剝盡，一陽復生。一陽生，萬物生。(拈主丈)主丈子，陰陽未判已前生。未生已前作麼生？既生已後何似生？(竪起云)元來箇樣生。過溪過嶺，東拄西撐。(擲下云)擲向千峰萬峰外，從教人道可怜生。上堂。謝用堂首坐大機，西堂通藏主秉拂，及都寺冬齋進退職事。大機普應，妙用全彰。井通滄海，日上扶桑。擊石

火，閃電光。進前先蹉過，退後絕承當。只如不進不退又作麼生？淨名杜口居方丈，一鉢天厨午飯香。
臘八，上堂。冷坐雪堆中，羅睺入命宮，被人贓作佛，打失主人翁，眉間蛛網斷，頂[寧*頁]鵲巢空(拈主丈卓一下，云)，公案今朝又一重。正旦，上堂。今朝正月旦，雪雹大如彈，打著辛酉歲君頭顱，直得庚申歲君後跟嚇斷，然後起來胡跪合掌，為交承發願，願從今日去，三邊寧靖，萬民齊賀太平年，五穀豐登，寬著肚皮噇飽飯。
聖節，上堂。一人本命，贊莫能盡。雪晴天地寬，雲淨日月正。寬而愈久，正而愈明。山僧不會輪甲子，花發優曇知是春。
元宵，上堂。謝都寺齋，人間共賞。元宵瑞巖，本光現瑞。屋上山，橋下水。三門八字打開，左右青葉婁至。頭頂天，脚蹈地。陳如覿破香積厨，釋迦不受然燈記。
浴佛，上堂。生於穢土，不受點污。目顧四方，周行七步。看來步步討便宜，落水也要占乾處。
端午，上堂。(拈主丈召大眾)無病之藥，(卓一下)不傳之方，昨朝用不得，今日恰相當。如何是相當處？(擲下，主丈云)往往呼為百草霜。
西巖和尚語錄卷上

西巖和尚語錄卷下

法語

示惠上人

惠禪人四月八日袖帋扣方丈東軒，且以吾佛生日為辭，覓一轉語以資朝夕道味，因謂之曰：吾佛生日，手指天地，大開臭口，獨自稱尊。至於後來三百餘會，空有頓漸，權實偏圓，人間天上，海藏龍宮，狼藉不少，何必枝蔓上更添枝蔓耶？吾佛未生時却有一轉語，固不敢慳惜，先請上人與山僧回避下字，却來與你說破。渠曰：者一字子非不欲回避，直是百計千方回避不及。予曰：非但上人回避不及，山僧到此亦回避不及。只此回避不及，正是吾佛未生時一轉語也。上人不覺失聲大笑，於是掇筆而為之書。

示周道士

遠公未登廬阜、陸脩靜未到虎溪，幸自好一條平實道路。無端二老相逢，握手過橋，軒髯一咲，便見七凹八凸。若欲行此路，第一不得向平實凹凸處瞠眉努目，亦不得坐在非平實凹凸處，事須勇其志、確其心，不躡古人蹤、不循舊途轍，了無顧忌，一往直前，履踐於二六時中、著眼向三千里外，驀忽伎倆盡、岐路窮，轉步踏翻，大笑一回，此方是親到地頭時節也。遠、靜二公是甚破草鞋？釋迦、老聃且喚來洗脚，脫或未然，山僧更為汝立箇雙牌堠子。記得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云：墻外底。僧云：我不問者箇道。州云：你問那箇道？僧云：我問大道。州云：大道透長安。且道是平實耶？凹凸耶？若道是平實，因甚自古自今多少人向者裏跳不過？若道是凹凸，且畢竟那裏是凹凸處？
古渝周居靜高士，真本色道流，善能參究。參來參去，忽地抓頭摸著楮皮冠，則便見老趙州與東林一時敗缺。

示許居士(善別寶)

遊方須具游方眼，若不具眼，則便被諸方曲彔床上老眼禿將從上以來閑家潑具攤向面前，大張價數，百樣矜誇，以為希奇之寶。或一時打失眼腦，搆赴不著，未免遭他惑亂，打入骨董隊裏，無有出頭底時節。若欲究明此事，須是上根利智，皮下有血、眼裏有筋，識機宜、別休咎，未言先領、未舉先知始得。如適早脚跨方丈門，見

甕香爐相似，一見便知是北青窯變，價直多少？一言定當，了無疑滯，更不在山僧如之若何也。鄧峰所謂龐公帽、傅公鎚，總成剩物。似恁游方，誠不忝矣。
許居士鄉丈真具眼，一在家僧耳。爛游諸方，遍扣前輩大老門戶，年雖邁而志愈堅，得得絕江訪我于萬松影裏。臨別，袖帋覓語，故書此以塞其請。

日本證上人以斷橋法語求印證

日本證上人回自天台，以斷橋弟法語見示，且言中間錯了舷之一字，欲乞證據。以老拙看來，斷橋之錯，非特者一字，其間大有錯處在，非廣略韻中所該載者。上人試向黑角裏著些眼筋，子細點看。若檢點得出，生死二字總是切脚，日本、大唐乃至恒沙國土猶指諸掌。倘或未然，天童不免將錯就錯云。寶祐丙辰(云云)。

示鑑上人(自徑山來)

參方衲子，鑑在機先，未離徑山時，已知道西巖老漢是蓬州人事了也，更何待歷三江九堰，懷臭木札，提破炊巾，登其門，造其室，覩其容，而又覓其語，以當參學事耶？德山隔江招手，特地揚家醜；高亭便乃橫趨，全身在半途。恁麼看來，上人即今進前擘帋，山僧從而左手點筆，未免笑殺西興渡口王梢工第七子也。且道此子有甚長處？回途驗取。

跋語

劉朔齋為傳侍者書(白楊順語龍門三自省語)

龍門白楊，舌頭長數丈；朔齋居士，筆力重千鈞。若於言下承當，則埋沒二老；若向紙上尋覓，則孤負朔齋。辨端倪，別緇素者，微傳而誰？

琮率庵悼頌軸

率庵老人。三業門中，重處偏墜者，唯口業耳。屢登曲彔，於言詮不及處，與天下衲子結盡多少口業；歸老湖山，向意句不到處，與梅月松風結盡多少口業。此業深厚，不自覺知，或謂其必招死後之報。今覽此軸前言，信之。

書怪石頌軸後

石之本質，卓犖稜層，出乎天真，何怪之有？如不信，但以軸頌鑱之于石，覽者必怪此頌，而未必怪此石也。

書竹溪頌軸後

竹傍溪，溪傍竹；竹可觀，溪可掬；深處淺，淺處深；曲中直，直中曲。盡竹溪之妙，已見於此軸。若其非淺深曲直所能形容處，西巖抑不得已而為之辭。淳祐丙午六月二十有六也。

書浮月頌軸後

慶上人嘗讀西湖八篇，偶於暗香浮動月黃昏處，心目開明，如在空濛瀲灩間。得見孤山山人，凜然風采。由是移梅甕牖，澡月盆池，肉其詩骨，以雅山房之趣。扁曰浮月，意有自來。浮謂暗香，非謂月也。湖海英衲，賡歌詠之。雖詠月而不詠暗香，然香在句中矣。有鼻孔者，嗅取

書徑山圓照所書白楊和尚示眾語後

養子不著順摩捋，喝要耳聾棒要殺。此老空東山森嚴家法也。今觀圓照老師大書白楊順和尚示眾語，以示小師春侍者，此得非順摩捋乎？然其間有甚於棒喝者矣。

永嘉彬上人寫華嚴經請書其後

華嚴法界，重重無盡，無盡重重。大海為口，須彌為舌，說莫能盡。世間有限量，帋筆焉能盡之？彬上人深得無盡藏三昧，故以無限量之帋、無限量之筆書之。帋筆無盡，書亦無盡，只此無盡亦無盡。雖然，猶是法界量邊事。且如何是法界量外事？胡僧翻貝葉，王老嚼生薑。

遯庵與朋首座書祝與妙喜造塔

大慧、普覺未入滅時，盡大地揑成箇院子，猶未足以稱其全提；既入滅後，盡大地總為一塔廟，猶未足以奉其靈骨。今觀老遯菴與朋首座書，區區留意於五峰坏土，此又安足以報先師之厚德耶？然於

中所謂頓首百拜，冬仲嚴寒，至祝不宣者，亦可以為後世點眼藥也。

止翁語錄後

大梅止翁和尚五會語，要天童老滅翁為之校證。凡一字一句，如陳年梅核，絕無苦澁酸甜等味。然無味之味，咬破方知。後之覽者，切忌望林止渴。

為應上人書圓照和尚語錄後

臭口所宣，無非惡語。我當時輕輕聽著，至今洗耳不暇，更何暇洗眼耶？應上人收之。

玉維那所書圓照和尚語後

良工未出，玉石不分；玉石既分，良工已矣。玉維那只當自韜其玉，以待善價，今反拾其頑鎚鈍鑿，以為家傳至寶，何哉？蓋恐後來者只知玉之無瑕，而不知玉之所自也。

簡書記所書圓照和尚語後

蛇飲之泉，聞尚不可，況食之乎。簡書記親見先師，親聞其語要，而又親手錄之於不動軒，其中毒誠不淺矣。第此毒流行，為禍必大。今欲去之，當有何術。但將此錄，連誦七遍。

石橋寫圓悟心要

語曰心要，字曰心畫。見其畫須求其心，求其心須得其要。倘得其要，則便見圓悟與石橋同一舌根共腕頭力，信口而說，信筆而書，無古今毫髮之間。設或泥其跡，執其言，則二大老相去何止隔四世矣。

大慧與杼山居士書

釋迦老子在正覺山前覩明星現，忽然悟道，便云：我觀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與我無殊。此真狂言也。老妙喜反引此語為息狂之方，得不轉誤杼山耶？

石橋和尚試新筆寫滕王閣記、石溪和尚書風幡話頌

石橋翁略試新毫，大沛西山之雨；石溪老重書妙偈，掃開南浦之雲。淳熙己酉已前，嘉熙丁酉之後，一句子檻外長江已為流通，若是風幡舊話，宜束之高閣可也。

偈頌

禪會圖黃檗掌沙彌

膝下黃金貴，掌中天地寬。風雲欣際會，四海夜濤寒。

趙州接趙王

跏趺迎上客，曲彔對旌幢。不是家風別，他居禮樂邦。

國一見代宗來起立

立在威儀外，全身在裏頭。重重賜龍袖，難掩面門羞。

中原之寶

至寶應難別，波斯雙眼昏。何如放下手，留取鎮中原。

文宗嗜蛤蜊

螺師蚌蛤類，大唐天子心。嗜好即深信，南無觀世音。

李習之見藥山

即今非見面，昔日不聞名。一句添三句，篇章湊不成。

韓文公見大顛

事繁求省要，省要事頻繁。縱得三平老，文公只姓韓。

龐居士見馬祖

孰是心空者，誰為選佛人。笊篱二尺柄，簸箕三寸唇。

丹霞見靈照

當風鴉臭氣，一箇豆娘兒。熏得行人走，衝爺皺斷眉。

捧佛安名

名正字亦正，形端影亦端。呼來并諾去，驢屎雜栴檀。

說無生話

家有全棚樂，新翻調不同。分明恨離別，却是喜相逢。

女子看日

劣女還閨閤，癡爺看日頭。幾生親骨肉，不共戴天讎。

龐大倚鋤而化

辨地要從苗，枝殘葉後凋。春風收契券，鋤柄亦抽条。

重畫知識壁

幸自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畫虛空。善財眼裏生花翳，去却一重添一重。

鴈山出隊上陳侍郎

尊者從空擲鉢來，神通用盡却成獃，看來不似維摩老，一默千門萬戶開。

古帆

海變桑田數莫窮，幾回高挂逆流中。自從一飽清風後，船上時時有散工。

雪庭

玉砌曉光寒，家風箇樣生。須知平白處，著脚是深坑。

自省

[目*荅]眵眼孔忽然開，冷汗通身笑滿腮，數十年間將謂道，誰知今日却元來。

閑田

秦不耕兮漢不耘，钁頭邊事杳無聞。年來也有秋成望，三合清風半合雲。

聞叟

不是耳從聲畔去，亦非聲向耳邊來。新羅國裏打齋皷，老漢鉢盂齊展開。

一翁

朕兆未分初，都盧只老夫。包羲太多事，胡處又添鬚。

斷橋

頭枕溪西尾搭東，東西只尺不相通。跳不過處水千里，進得步時山萬重。

西窓

分得竺乾些子光，拓開戶牖闢封疆。誰知迥絕安排處，昨夜三更挂夕陽。

松坡

白頭弃钁下烟扉，正是欣逢快便時。豈謂傍山根脚在，至今留得礙人枝。

病翁

八萬四千毛竅裏，如來禪與祖師禪。一回白汗俱通暢，忌口更須三十年。

石室

鎚鑿不到處，縱橫丈許寬，寧教苔蘚去，要下一籌難。

別川道士

塵中相見頭顱別，座上交談語咲同。拶到了無同別處，擎拳合掌各西東。

送徹上人歸蓬州

蓬萊一尺離青天，水不行舟古語傳。但得胸中有江海，歸家陸地也撐船。

閬州權兄歸住錦屏

歸家結束盖頭茅，坐看青山久不磨。切莫風前開臭口，恐人傳作閬山歌。

堅上人歸成都(自平江來)

蘇州得得上凌霄，恰值山寒雪未消。逗到雪消山骨露，春風已在錦江橋。

送人歸昌州

見說家山富海棠，杜陵才短沒篇章。煩君開口道一句，攜掇教他分外香。

送人歸湖南

白紙無端墨筆書，分明一句却模糊。青燈夜雨湘江上，添得平沙落雁圖。

送僧之江西

一粒収成敵萬倉，可憐別甑不炊香，簸箕唇外打[跳-兆+孛]跳，八十四人皆粃糠。

送人之岳山

莫珍龍袖貴金襴，試撥湖湘草裏看。撥看路邊牛糞火，烏藤變作紫栴檀。

送奎上人往中川(在鴈山)

湫間雲冷不成眠，聽得樵歌一曲全。切莫喧傳江上路，此聲不入釣魚船。

送李道士歸東湖

湫龍嚥水濕髭鬚，四十九盤山畫符。此法未傳先有驗，夜來驅月下東湖。

送性侍者之冷泉(長靈和尚小師)

爺兒解釋死生冤，覓語欲登靈鷲山。借與門前溪上路，草鞋錢是你儂還。

送日本俊上人

鉢盂捧入大唐來，飯裏無端咬著砂，一粒砂藏諸國土，方知寸步不離家。

瑞上人血書蓮經報親

二千年前血滴滴，今日分明重指出。所生父母知不知，一二三四五六七。

趙山臺蓮花方丈

一芙蕖是一毗耶，一葉香風一室開。三萬二千師子座，藕絲竅裏涌將來。

黃梅一會(新建栽松採樵局扁)

日暮下山投宿處，風前聞客誦經時。分明此處此時節，總在目前人不知。

靈江

水底烏龜無卦兆，岸頭神樹不相關。要知禍福流行處，只在波心月一彎。

木翁

不知天地是同根，到老全無刀斧痕。結得同行箇上座，夜來扶過落花村。

鳴鴈松林接待

望見松林笑滿腮，香厨豈為者僧開？三千里外有知己，鳴鴈帶書招不來。

寄樂山居士(舊為書雪寄鰲店接待一扁)

雪鰲寒聳玉稜層，門釘桃符似不曾。將謂已無閑鬼祟，客床猶有不眠僧。

奉化亭山廟接待

只箇亭山歇脚亭，豈圖一飽脚頭輕？須知鉢裏和籮飣，粒粒無非鬼眼睛。

聞父訃(二)

眉毛盖眼赤鬚胡，女嫁男婚不識渠。唯是我儂偏孝順，十年不作問安書。
見說如何與若何，恰如風向樹頭過。若論父子分明處，自古綿州所出多。

悼虎丘枯樁和尚(骨撒金山江中)

佛心之子毒蛇心，歡喜無端變作嗔，五處住山開毒口，不知噴殺幾多人。
華雨臺前倒法幢，海門浪裏釘枯樁。千古萬古撼不動，礙塞潑天揚子江。

悼滅翁

咬牙囓齒罵松源，四海五湖洪浪奔。天目山雲梁渚月，就中嘲謗不成冤。
盡道滅翁今滅門，那知滅字塞乾坤。道渠已滅不曾滅，總不是渠真子孫。

謝萬年淮海寄擬為上堂

不愁台嶺路岩嵓，生怕平田惡水澆。一杓又傾三百里，令人含恨不能消。

寓北山小閣因事偶作

老去將貧買得閑，十層梯下是人間。忽因送客聞新事，又囑山童緊著關。

贊佛祖

出山相

夜半見明星，山中添冷話。脚未出山來，此話行天下。我觀一切眾生成佛多時，只有你者老子猶欠悟在。

達磨（踏蘆）

噫吁！西來何所圖？未開花五葉，先壞一莖蘆，秋風吹恨滿江湖。西土不拘，東土不管。口邊落節，臂邊拔本。自携隻履賦歸歟，脚下至今猶未穩。

觀音（躡蓮書觀經當衣文）

字字不真，句句不實。真實色身，何處尋覓。無尋覓處，正觀現前。菡萏花香水接天。

常思惟(坐吉祥草)

不滯聞見而受用聞見，不涉思惟而深入思惟。一坐至今扶不起，圓通門戶草離離。

海眼光(海中有一龍擎頭)

海眼為香餌，悲心作釣鉤。魚龍知幾許，貪者自擡頭。

又(抱膝坐巖淨瓶有柳)

抱膝踞巖阿，自在特自在。一線柳梢風，掃淨眾生界。苦苦，忽然變成雨。

又(提籃)

玉腕指尖新，力能提萬鈞。上他籃子裏，未必是金鱗。

文殊為龍女說法(坐獅子)

作獅子吼，震龍王宮。說者如啞，聽者如聾。清凉山頂照明月，無垢世界生清風。

普賢出山相(看經)

駕白象王，數黑豆子。行願不相應，身心不相似。雖然瓶瀉二千酌，敢保胷中無一字。

布袋(半身仰視橫杖)

烏藤橫占閻浮界，鼻孔直撐兜率天。剛道化身千百億，一身猶自不完全。

又(指空中佛)

布袋沒半邊，烏藤欠一橛。手指空中底，要且不是佛。是什麼？咄咄咄！

又(挑布袋回頭)

挑起慳囊，慳而不恪。回頭等一箇人，知是張何李鄭。且等且等，等到彌勒下生時，或然等得也不定。

又(回頭拽布袋)

轉腦回頭，百般賣弄。滯貨只些兒，盡力拽不動。咍咍，我不信得恁麼鄭重。

布袋

捫腹一咲，咲裏戈矛。背手牽囊，囊中錐刺。將謂渠儂有底聲，元來奉化只如此。

三教

姓孔名聃，字曰瞿曇。禪道第二，文章第三。同門同出入，不是我同參。

維摩

示疾毗耶方丈，文殊亦難近傍，看來無藥可醫，只是忌口為上。

須菩提(倚丈看經)

道箇希有世尊，不知口是禍門。至今看經未了，立得主丈生根。

馬郎婦(手執蓮經)

七軸蓮經，自舒自卷。嫁人之媒，箄人之本。金沙去後轉風流，幾度桃花春浪暖。

為超塵居士贊

觀音坐巖中并十六羅漢(有水)

應現聲聞身，本身曾不動。眾身齊說法，平地波濤涌。此法不知誰解聽，巖谷曉來雲氣重。

豐干閭丘虎

虎怕人心惡，人欺虎太慈。雖逢賢太守，難打者官司。

寒拾(作一團眠地有苕帚)

五臺為床，峨嵋作枕。眠似不眠，惺如不惺。喚起來，三十苕帚柄。

拾得磨墨寒山題巖

亂石當淘泓，千巖作詩軸。意到句不就，句到意不足。墨漸消，筆漸禿，蒼松偃蹇莓苔綠。

寒山(題崖)　拾得(磨墨)

高興上層巔，斷崖收晚烟。筆底兩三字，人間千百篇。
心手不相知，石上墨成池。劫石有消日，此墨無盡時。

磨鍼羅漢

磨礲分寸工夫，建立針鋒世界。尚欠些子合尖，且待石頭爛壞。

洗鉢羅漢

水落方能石露，有心別無用處。若問佛法如何，日洗鉢盂兩度。

善財(持荷葉)

捏定五十三人性命，若一藕絲；擎起百一十城世界，如一荷葉。此未入母胎已前神通，正參見文殊已後時節。樓閣門前事若何，夜來池沼皆明月。

四睡(二)

人兮不羈，虎兮不縛。是四憨癡，成一火落。雖然合眼只一般，也有睡著睡不著。
無固無必，挨肩[木*尤]膝。人夢不祥，虎夢大吉。世上有誰知，天台雲冪冪。

朝陽穿破衲(破衲橫肩作穿針勢)

一衲橫肩遮百醜，破處冷風吹不透。待伊穿線要重聯，金烏已在西山後。

對月了殘經(開卷掩面)

破微塵出大經卷，一彈指頃千百遍，只因錯認月為燈，至今展卷遮羞面。

又

麻線貫竹針，大陽相對面。通身破綻多，如何補得遍。
好念脫空經，不知山月轉。將謂了多時，猶有者一卷。

猪頭和尚

提起臭猪頭，密持清淨戒。將謂足脂膏，元來少肉菜。如何出得金華界？

又(柳樹下放猪頭在地手把扇子)

聖者聖何從？空中柳絮蹤。猪頭不得喫，遍地扇腥風。

又(扇置地)

猪頭捧起，全苦全甘。饑兮不喫，飽而常貪。大地作柄，扇子難遮。滿面羞慚，

言法華(以手書空)

口中念底，空中寫底，是何章句？是何宗旨？人道你轉法華，我道法華轉你。

鷄骨和尚(把數珠)

喫既不知數，吐亦難數渠。非圖甜得口，意在五更初。

政黃牛

屈膝跨牛腰，山遙水更遙。有詩吟未就，白鷺下溪橋。

普化

鐸掩洪鐘，機如掣電。明頭暗頭，四方八面。一著得人憎，走入大悲院。

蜆子和尚

得恁麼自在，得恁麼快活。古廟當蔡林，撈波作衣鉢。脚頭到處江天闊。

又(枯樹下)

赤手立生涯，都盧一箇蝦，不從江裏得，樹上擔將來。

鄧隱峰(擲錫一人在旁仰視笑)

金錫一震，虛空退聽。百萬雄兵，難破此陣。一時游戲神通，未免旁觀者哂。

五祖送六祖渡江并船子接夾山

一葉舟，離港口。一橈外，無可有。子不知羞，父不覺醜。醜惡羞慚，萬年不朽。豈不見黃梅路上數株松，帶雨含煙一似朱涇堤畔柳。

五祖栽松六祖擔柴

恨殺老頭陀，山移恨不磨，吾今擔頭重，為汝種松多。

五祖栽松　六祖賣柴

無柄鋤頭，無根松樹。萬古風規，一肩荷負。至今夜夜黃梅雨。
夯擔不擔柴，通經不識字。新州路上人，中書堂裏事。三更月照東禪寺。

船子夾山

一棹綠楊灣，金鱗得處難。長江深有恨，不合蹈船翻。

謝三郎(無船脇橈合掌立)

笠雨濕蓑烟，頭陀行已圓。一橈橫到底，不蹈澍江船。

又(舟中把釣)

箬笠蓑衣，短篷孤艇。四海一鉤，千江隻影。不知月在飛猿嶺。

普化泉大道

酒肆屠門，街頭市尾。搖破木鐸，無宮商而暗合宮商；挑大道漿，雖不醉人而人自醉。是則是，我問你，不知郴州城中，何似大悲院裏？

靈照女

無底籃兒，無柄笊籬。閑家潑具，賣與阿誰。自對丹霞呈醜拙，至今羞澁畫娥眉。
指點誰家子，將呈潑笊籬。物輕情意重，不使老爺知。

四宗風(政黃牛船子)　(泉大道繫虵嚴陽尊者虎)

松根石上柳陰邊，三箇癡頑一箇顛。總道繫虵如伏虎，不知跨犢似乘船。

四宗風(趙州指牛跡平田婆子)　(政黃牛圖澤)

白鷺股邊供大嚼，一蹄涔裏皷波聲。三生更待三生後，未許平田路上行。

五祖再來

前身後身，坐底立底。半假半真，全非全是。只因擡手肆乖張，萬古黃梅如鼎沸。

六祖

不作樵夫作碓夫，只將脚力驗精粗。知佗蹈著蹈不著，和米和糠到鉢盂。

百丈

見點拂三下，遭震威一喝，非但耳聾，亦乃眼瞎，凌辱馬大師，累及老黃檗。然而死諸葛亦可走生仲達。

臨濟

三玄非玄，三要非要。平地起戈矛，虛空剜孔竅。誰知未到黃檗山，盡大地人著賊了。

雪峰

鰲山店裏，坐殺七村土地；象骨峰頭，輥動三箇木毬。待金鱗出得網來，是真千五百人善知識；飲寒泉不從口入，死却七百甲子老趙州。胸襟流出底，覆水已難收，至今波浪拍天浮，謝家人在釣魚舟。

巖頭

具向上機，有末後句：敬同行大罵同行，孝其父不肯其父。太平姦賊，三文錢買黑撈波；亂世英雄，一葉舟橫芳草渡。悔不當時拔却髭，至今淚滴江村雨。

欽山

天皇也恁麼，龍潭也恁麼，已在涅槃堂裏哭。把德山崖蜜作砒，認洞山橘皮作火。雖然七棒能行，其奈三關未破。只有風前菩薩蠻，千古萬古無人和。

大慧宏智揖讓圖(側有交椅)

既不以爵，又不敘齒，何得過謙讓之不已？若謂是臨濟家風，洞上宗旨，笑倒磨光黑交椅。

福源鐵翁律師像(吉祥嗣法大宗師請)

硬如生鐵，軟似綿團。凜歲寒節操，縛自己生冤。著律宗會元，真破律之宗主。集祖師家業，乃謗祖之師門。口過甚大，名德愈尊。是所謂起南山正派，流傳萬世，滔滔不盡之福源。

佛鑑和尚(為源靈叟贊)

靈而不靈，不靈而靈。鬼不是鬼，神不是神。訕謗祖宗之魔孽，惑亂男女之妖精。天童一見便生嗔，未必靈巖肯卜鄰。

東山和尚(前清凉)

得東山之名，以實得名；顯東山之實，因名顯實。譯聰明呪，非梵語唐言；調瓦皷歌，無五音六律。橫金市上，貨乃祖之家私；清凉山中，削老爺之脚跡。如斯悖逆，罪無所逃。唵齒臨部臨急急。

捨錢建閣深都寺(寫師像并自真同憩松下乞贊)

非愚非賢，非親非冤。渠不在後，我不在先。共行難行道路，欲了未了因緣。以松為誓，後五百年。咄！再來不直半文錢。

自贊

小師智潮請

伽：無討處強，無討處剛。道太虛空，純是生鐵鑄。人言養子不及父，殊不知揚子江心有箇郭璞墓。

小師智廣請

澤廣藏山，理能伏豹。父既不慈，子亦不孝。吉凶影象自分明，不用燒香求卦兆。

行堂請

髮髻鬠，貝稜層，沒些火種，剛要傳燈。破無準之有準，起南能之不能。有不會佛法者，許伊是箇師僧。恐人無信，立此為憑。

山行(携竹杖)

入火不燎眉，溺水不濕衣。目前巉嶮，脚下平夷。縱移千百步，此節不曾移。

靈峰雪崖長老請

老骨樝，惡冤家，無面目，不聽別人處分。得人憎，不堪師位安排。衲僧要識渠端的，雪瀑千尋瀉斷崖。

僊巖海山長老請

百煉金，色不變。有人要見不得見，有底不願見他面。不識腕頭力，多於弦上辨。射透海山千萬重，都來一隻蓬蒿箭。

小佛事

祥知庫下火

王庫寶刀，不祥之器，全殺活機，負不平氣。沒提撕處急提撕，大用現前無小試。大用去也(擲火)，清平世界狼烟起。

德元街坊入塔

德之元，道之始。十字街頭，三家村裏。直下搆得，平地上陷人；離此別求，枯骨裏覓髓。總不恁麼，又且如何？山頭不如隴尾。

淨日行者入骨

三日已前，可憐甘贄到南泉；五日已後，堪笑盧公連夜走。正今日，赤骨律，四顧寥寥誰委悉。流水遶孤村，白雲抱幽石。

靜上人下火

(以火把打圓相)靜中底，(又打圓相)鬧中底，見得分明，死在平地。忽然活，火星迸入新羅國。

儀上人入塔

三千威儀，八萬細行。盡是死門，關防死漢。若是活衲僧，髑髏開活眼。活眼開，大千沙界一塵埃。

覺上人起骨(外國人)

出彼國錯，入此國錯，此錯彼錯，一時拈却。無依倚處，是大病原，良醫之門，如何發藥？(撫一下)穿過髑髏猶未覺。

城上人入骨

鐵圍城，大火燄。百匝千重，四方八面。直饒轉得身來，又是一重坑塹。知不知，見不見，古墓深深埋暗箭。

震上人入骨(患癩死)

西竺乾，東震旦，是二中間有則公案。覿著則落盡眉毛，動著則通身紅爛。胡達磨盡力提掇，只是一邊。丙丁童肆口宣揚，猶虧一半。而今收拾將來，畢竟如何判斷？離中虛，坎中滿。

為曇藥王起棺

痛處更加針艾，瘢重灼炙。起得瞿曇膏肓，開得維摩死口。要且只解救人，自疾不能自救。山僧別有靈方，今日不妨傳授。(某人撫棺一下)眼似流星搆得親，藥囊已在喪車後。

紹知庫下火

以生為本，以死為利，本利一空，紹佛家風。十分寒色鎖千峰，地爐榾柮煖烘烘。

純寮元入塔

牛已純熟，隨處放牧。烈焰堆中，水足草足。一飽齁齁歸去來，月明已在西山麓。

慶上人入塔

家無白澤圖，全家自吉慶。為有活人方，便有必死病。忽然病去藥除，直得山空雲靜。雖然如是，火星出宮，土星入命。

聖僧侍者下火

(厶人)暗時明歷歷，明處暗昏昏，明暗雙忘處，應須著眼觀。(竪火把)見麼？彷彿憍陳如尊者，依稀勝熱婆羅門。

默宣上人下火

開口未嘗談，默時廣宣說。死句與活句，二俱沒交涉。只此沒交涉，當機誰辨別。丙丁童子重饒舌，舜若多神耳門熱。

涓直歲下火(十月初三)

初三十一，不用涓吉。宜拆東籬補西壁，任是生死路頭，不妨直出直入。山僧與麼指示，猶是贋本曆日。要見真本底麼？(擲火把)火星已濺眉毛濕。

聞典座

不聞正因二字，十成好一釜羹。瑞巖打落鼠糞，衲僧掩鼻便行。一去不再還，日午打三更(擲下火)，古竈無柴烟自生。
西巖和尚語錄卷下(終)

No. 1391-B 行狀

師名了惠，蜀之蓬州蓬池羅氏子。垂髫與群兒戲，必摶泥沙為佛塔相。
一日，玉掌山安國寺僧祖燈至其舍，師向之合掌，燈拊其頂曰：若欲從我乎？怙恃以師資緣合，遂令出家。
十九薙髮，燈授以般舟念佛三昧，非其志也。舜往成都講席，習性宗經論。俄歎曰：義學豈究竟法哉？染指足矣。去謁壞菴照於昭覺，一見心許法器，趣其南詢。乃束包出三峽，由湖湘而至江澥，見浙翁琰於徑山。聞高原泉孤硬，徑直往依之，同枯寂，甘如飴。泉遷台之瑞巖，令師與俱。泉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擬開口，即喝出。以偈呈，即曰：沒交涉。偶侍次，令書龍門三自省，白楊示眾語。泉閱之，笑曰：寫字與做言何儘得，爭奈沒交涉何？師憤悱莫伸。泉曰：吾方便婁矣，汝自不顧。蓋緣法不在此，其往見雪竇乎？時主雪竇席者，佛鑑無準範也。
師造席下，自陳來歷。範呵曰：熟歇去。已而令充不釐務。侍者語之曰：覿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時，不離唇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師抗聲曰：將謂有多少？
範遷育王師，因侍行，日用從容，始盡其要。
次見石田薰，與語奇之。又見妙峰善於吳門萬壽，善問：近離何處？曰：淨慈。曰：淨慈有何言句示徒？曰：好。上堂曰：好在甚處？曰：別日舉似和尚。善咲曰：箇川僧不同其他。
時範已被　旨遷徑山，師往省，即留之。職以表率，由知藏遷第二座。
吳門諸剎，多為妄庸所據。會節齋趙觀文，時以文昌作牧，庸緇望風退避。虛席處一十有九，集諸山選本色。師出世於定慧一香，為佛鑑拈識所得也。蕞陋廢弛，補苴葺換為一新，始有衲子過門矣。頗厭廛囂，值有司就寺夾勘，所勇撾退不容挽。復登雙徑，却掃一室，翛然自怡。
東嘉使君劉大監以能仁招，居之三年。寺自疇曩火後三十年，僧堂猶墮缺典，師倡衣盂，權輿是役，寓公挾助，諸檀樂施，未幾有成。禪習靖深，齋儀詳整，禪林始具體。俄而勇退，中外固留，師曰：始予以三年為期，眾力成就，幸濟登茲，興動不可遏矣。靈隱石溪月書。招翩然絕江，延以第一座，不就。月遷徑山大川，濟繼席，又延之，亦不就。
江帥朱公屬徑山舉堪東林者，月以師應。朱禮致之，師曰：廬山古禪淵藪，今雖寂寥，佳山水固無恙。是行也，可償夙願。
居一年，天童虛席，　朝命諸禪。公舉以師名奏，特差補處。五年間，訓徒起廢，靡不加意。兩閣後先，金碧昂霄，又將廣選佛場一新之。回祿煽災，半日而盡，非數也耶？師逆境順處，不以灾故而

弛叢規，衲子不忍舍。宗清、德淵、智月輩，占路分衛，助厥興復。首新旃檀林，而庫司厨廡諸寮，亦次第就水陸堂。已掄材，俄屬疾，謁告於制使履齋吳公。公以蔣山、別山、智奏繼其席，法中友于也。

師退掃中峰一榻者三年，　松壑趙大卿臨訪曰：瑞巖先公清敏王神遊地，名德不以下喬，臨蒞之可乎？辭之力，其請益力。居僅二年，疾洊作，師曰：吾世緣盡矣。退養痾于太白清風塢幻智塔庵，此諸徒裒資為師成於昔年者。忽索衣鉢簿，大書其後，緘付寺之執事者，趣辨後事。諸徒進紙請偈，師笑曰：此吾所不為者。乃書曰：諸方以遺偈取笑於世，不可令我以此取笑於諸方。遂擲筆，顧謂左右曰：今何時？對曰：二鼓矣。放身若投寐然，視之已逝矣。景定三年三月廿二日也，壽六十五，坐四十七夏。龕留庵中，舉喪禮于寺五日，眾奉全身閟于塔，度弟子若干人，嗣法者相後先。

師資稟穎利，骨相清癯，壯齡支策，參訪專確，其於宗乘事，殆夙習也。雖痛自韜晦，而聲光燁然，逮其緣稔應世，為縉紳之所敬愛，輩行之所推許。東嘉能仁勸化僧堂之役，有偈云：尊者從空擲鉢來，神通用盡却成獃。看來不似維摩老，一默千門萬戶開。寓公節齋，陳文昌一見賞音，亦以妙語助化云：南瞻部洲一尊者，一雲一雨遍天下。今朝為眾入城來，霹靂相隨散春野。

有田無雨田不収，有僧無堂僧不留。眾僧既堂田既雨，盖覆東南三百州。

由是施者響答而速成焉。師於事功，乃當為而勉為，非圖侈靡而強為也。乃若其志，則專在乎弘道而為人。佛鑑之門，人才雜遝，若師可謂折薪負荷者耶？

觀也早同聚首於諸老會中，及徇緣東浙，又分鄰燭。當垂絕時，力疾隱几，染五遺緘，而觀與焉，於我厚矣。茲其徒智潮、智渙踵門泣曰：吾師始末，惟公悉之。幸為書其事，將求當世名公於師有契分者，銘其塔以詔後。大觀以朋舊不得辭，乃直書。景定三年八月一日，特差住持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嗣祖比丘大觀狀。

No. 1391-C

鼻尖頭，唇皮上，一回中毒，兩處俱喪，跳出凌霄途轍，自行一條活路，乃於其中指東畫西，喚南作北，賣弄蜂桶裏羊，多少平人被其加涇，幻智菴中結局，人謂其毒已矣。其徒又以五會錄鋟梓，大似父攘子證，後必有不甘者。

景定癸亥燈夕前慈雲　物初　大觀謹跋

No. 1391-D 日本國丞相藤原公捨經記

非教無以求佛語，非禪無以悟佛心，囿於名相，蔽於玄關，未見其得也。必曰頓悟自心，明見自性，拔永劫之疑，蹈大方之表，則知教非佛語也，禪非佛心也，吾心之常分耳，得不為出塵大丈夫之能事哉？雖然，佛距中華雪嶺沙漠之外，跨闊逾十萬里，禪教所化之國，所備之機，莫不係於時。韜光鶴樹千有餘載，而大教東漸，更五百年而正宗荐至。使不以教乘誘熟之，而正宗驟至，則青天霹靂，得不駭怪於當時？梁迄宋興，閱歲既久，道傳器受，不易絲毫。派列五宗之後，倏翕倏張，濟北一燈，實為震耀。正續崛起而振之，是為十六世，光明雋偉，奔走海內。學者指雙徑為道之所在而迫趨之，猶夕陽之澦

道人圜爾來自日本，一語投機，擢置近侍。坐閱再朞，挾正續之道而歸，大坐故山，一香供凌霄，示不忘本。竊謂日域名相之學與宋相埒，而正宗之傳則兆於覺阿，向金牛作舞處勘破瞎堂，國人歆艷，蔚為之宗。逮今爾公益佐興之，與有力也。將見一燈傳無盡燈，燁然不夜，先以謂係乎時者，厥有旨哉。

公重為先攝政藤原道家見知，特加師禮。而道家之子左丞相實經，稟父之志，崇篤教門，欲報先妣准三后太夫人之德也。相與聚族而謀之，課其兒女昆弟，親書法華等經四部，總三十二卷，貯以層匣，貫以霞綃，縷金鈿螺，極窺天巧，尊經也。裒昇濟之具，報罔極之恩，率本於孝。噫！不事外慕而手書佛經，可謂知所向矣。圜爾重惟先師之恩德，一豪亡報，陳請是經歸鎮徑山，正續先師圓照塔院，如經所謂是中已有如來全身舍利者，豈細故哉！丞相欣然諾之，其亦喜法寶之有所歸，而聖善之有所託矣。

爾公與余敦同稟之義，屬了惠被旨此山也，拳拳致書，附以四十二臂旃檀大士，重以斯經為託，囑為之記，將以紀實行遠。嘗試為爾言曰：先師握單傳直指之柄，掃文字語言之學，今公以是報之，余又從而為記，得不厚辱於師門，貽咻於眾楚？若曰：碎單傳直指者，此經也；破文字語言者，此經也。則強為爾記之。

大宋寶祐三年三月望，慶元府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住持嗣祖比丘了惠記。　(日本東福聖一國師年譜載)

(聖一年譜云：建長七年，師五十四歲。三月，藤丞相實經親書法華等四經，總三十二卷。師勸捨徑山正續院。時惠西巖住天童，便作日本國丞相藤原公捨經之記，以刻于石。)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